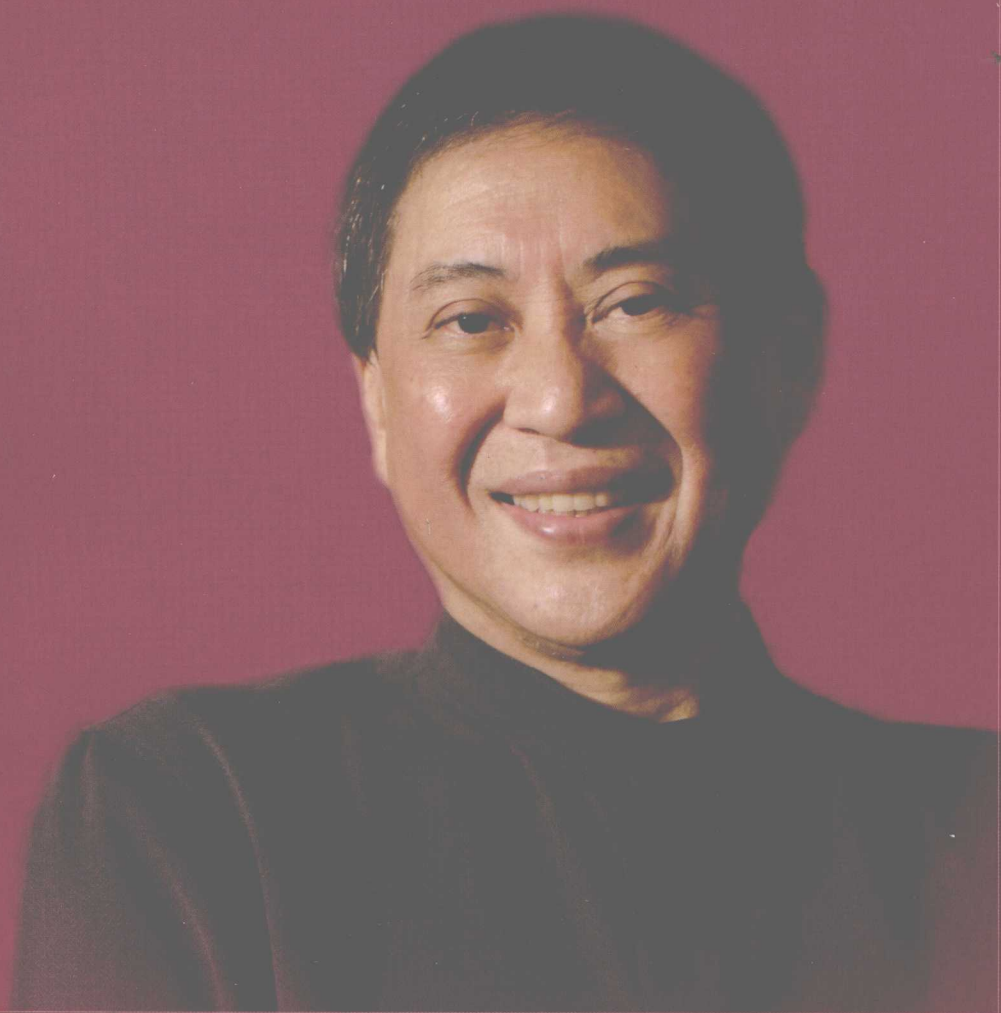


白先勇



白先勇自选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白先勇自选集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85

中国·广州

白先勇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先勇自选集 / 白先勇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60-5572-8

I. 白… II. 白…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4056号

策划编辑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3.25 4插页

字 数 410,000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1993年，在巴黎香提宫





1962年,《现代文学》同仁在碧潭野餐



爱荷华大学毕业照



2002年，在香港大學演講昆曲，启发制作青春版《牡丹亭》

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加大尔湾校区上演 ▶





2007年，在奚淞画室

白雲飛渡

再版几句话

白先勇

花城出版社这套书迄今都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中最完整的一套文集。因主编者詹秀敏等人的精心策划，这套文集编排印制美观讲究，很受读者欢迎。如今这套文集即将再版，我自然感到高兴，也希望新的读者们喜欢这些装制精美的书。在此，再一次感谢花城的编辑们为这套书付出的心血与辛劳。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日

论白先勇的小说

——《白先勇自选集》代序

王晋民

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白先勇自选集》，作者要我为此书写篇序，我开始有点犹豫，但作为白先勇作品的一位热诚读者，最终我还是答应了写篇读后感。

我读过很多白先勇的作品选集，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个集子。原因是它是作者自己选的，有较大的权威性，因作者最了解自己的作品；其次是这个集子有作品有论文，作品和理论互相印证，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最后是这个集子基本上选入了作者每个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反映出了作者整个创作的成就与风貌。

一、白先勇的家庭、个人经历与他的小说的关系

白先勇的创作，与他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出生在广西南宁市小乐园医院，几个月后即返回桂林市故居。他的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近代中国历史中的著名人物。白先勇的生活大概可以分为桂林时期、重庆时期、南京时期、上海时期、香港时期、台湾时期、美国时期，这七个时期的生活，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桂林时期，是白先勇童年生活中最安稳，也是最欢乐的时期，时间大约为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大约是白先勇1岁至7岁的时候。白先勇在桂林的家有四个地方，即：山尾村、铁佛寺、风洞山和榕湖。山尾村在桂林郊区的会仙镇附近，是白先勇祖母住的地方，白先

勇兄弟姐妹和父母只是在节日才到山尾村乡下去拜见祖母。铁佛寺在今桂林市中山北路与东镇路的交叉路口，他的《金大奶奶》中描写的古老大屋及其阴森气氛即是以铁佛寺为背景。风洞山即现在的叠彩山，白先勇的风洞山故居是一幢花园洋房，花园里种满玉兰、鸡冠花、秋菊、牡丹，《台北人》、《秋思》中的华夫人的花园即以此为背景，小说中将军美人的描写，是他父母影子的投射。榕湖故居，是白崇禧在抗战胜利后才建的，那时白先勇一直在南京、上海读书，没有在此居住过。

少年时代，白先勇在桂林王城附近的中山小学念书。这是一所国民党贵族子弟的学校，他与他最小的姐姐明姐经常坐人力车在此上学。白先勇的大伯母是个桂戏迷，当时的桂剧皇后金飞燕（解放后曾任广西桂剧学校校长，现为该校顾问），认她为干妈，经常到白公馆唱戏，由此也引发了白先勇对戏剧的兴趣。抗战时期的桂林是个文化城，戏剧活动异常活跃。那时李宗仁在桂林办有乐群社和乐群戏院，白先勇的堂哥白唯一开了一间大众电影院，依仁路的高升戏院则是专门演桂戏的。小时候白先勇经常到这些戏院和电影院去看戏，散戏后就到市内的小馆子去吃他爱吃的桂林马肉米粉。夏天，他们全家经常到甲天下的漓江去游泳，在江上吃艇仔粥、田鸡粥。花桥、七星岩、叠彩山、象鼻山，更是他们兄弟姐妹爱游玩的地方。

桂林时期的生活，在白先勇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台北人》中的《花桥荣记》和他的早期作品《玉卿嫂》所描写的桂林山水、花桥、马肉米粉、高升院、桂戏皇后金飞燕、桂戏、中山小学，以及小说中的玉卿嫂和女老板等人物，即是他童年时代的所闻所见。桂林时期的童年生活经验，使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和浓重的乡愁。

1944年，日军逼近桂林，白先勇全家被迫移往当时的陪都、大后方的山城重庆。这是白先勇童年时代生活最苦闷、最孤独的时期，时间大约为1944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大约是白先勇8岁至9岁的时候。

白先勇对重庆的印象极坏，他曾称她是最不友善的城市。原因是重庆是个山城，冬寒夏热。夏天的重庆是个大火炉，经常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只得躲到防空洞里去睡觉；再有是经常闹水灾，人民不堪其苦；日本人又经常轰炸，常常要钻防空洞。而最主要的是那时白先勇得了肺病。抗战时期，生肺病是很可怕的，没有特效药，因此“谈瘳色变”。为了防止传染，他的家人就把他隔离起来，关在重庆李子坝的一个小山坡上的小屋里。白先勇因而变得孤独、伤感、多疑而忧郁。

重庆时期的生活对白先勇的创作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重庆家里来往的主要是抗战时期的军人，这和桂林家里来往的主要是亲戚朋友

很不相同。他日后在《台北人》的《岁除》、《国葬》、《梁父吟》等中所描写的军人生活和军人形象，即是他这时期开始接触和逐渐熟悉的；第二是厨子老央对他的影响。老央是个天生的说书人，口才极好，能说会道，是个典型的桂林人。他喜欢看历史演义，《说唐》、《薛仁贵征东》、《樊梨花西征》，他讲得头头是道，所以养病中的白先勇整天缠住他讲故事。中国通俗小说、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世界，瓦岗寨的英雄人物，成为作者童年时代十分神往的人物。老央引发了白先勇对中国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兴趣，因此他称厨子老央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第三是他的保姆顺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庆李子坝山坡上小屋子里养病时，白先勇非常孤独和忧郁，但顺嫂对他非常好，细心照料，终于使白先勇的健康慢慢恢复。白先勇对她非常感激，称她为“我童年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女人”。他说：“在我感情上和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在我觉得极不安全的情况下，是她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使我健康成长。”后来，顺嫂丧失了生活能力，白先勇就担负起她全部的生活费用。白先勇日后在《台北人》的《思旧赋》中，写了两个忠仆：一个是顺恩嫂，另一个是罗婆婆。这个“顺恩嫂”就是以他的保姆“顺嫂”为模特儿的，中间加了一个“恩”字，是作者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恩。另一个罗婆婆也是白先勇家的佣人，白先勇父母死后，她在台湾仍然与作者的病中的明姐相依为命，直到前几年才死去，那时她已九十多岁高龄。这两位家中的佣人，都双双进入了他的作品。

1945年抗战胜利后，白先勇与家人一起回到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住在大悲巷和大方巷。

南京是一座古城，六朝金粉之地。南京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是历史兴亡感。据历史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在此建都。此后南朝的宋、齐、梁、陈的国都也在此。到五代时，南京又是南唐的首都。南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弱者，但在文化上却焕发了光辉。宋王朝向江南搬迁时，曾一度以南京为国都，虽为时甚短。朱元璋1356年攻下南京，改为应天，并扩建南京城为首都。到近代国民党政权亦在此建都。南京这座文化古城，改朝换代，历尽沧桑，可说是整部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文学史上，不知有多少骚人墨客在南京古城留下了抒写历史兴亡感和世事无常感的诗篇，这些诗篇对白先勇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晚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和乌衣巷都在南京秦淮河畔，是东晋王、谢大族豪门住的地方。但是时过境迁，朱雀桥边野

草丛生，寂寞地开着小花；乌衣巷一抹斜阳，显示着一派凄凉的景象，王、谢豪门巨室的华堂已不复存在，旧时这些华堂檐下筑巢的燕子，而今都飞到千家万户的普通老百姓家去栖息了。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扉页引了这首诗，这实际是《台北人》整部小说的主题，反映大陆政权更替后，国民党上层人物社会地位的变迁，《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思旧赋》中的李长官，实际都是旧时王谢堂前燕，而今却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南唐李煜的《虞美人》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是南唐的国君，公元975年，宋朝的军队攻打金陵城（今南京），投降宋朝做了俘虏。他在位十五年，过的是偷安、享乐的生活，因此他当俘虏后，对故国的“雕栏玉砌”等豪华生活不能忘情。白先勇《台北人》中国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如《国葬》中的李将军、《思旧赋》中的李长官、《梁父吟》中的朴公、《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等，晚年的凄凉心境和对大陆的怀旧情绪，实是和李后主在词中所表现亡国之君的内心痛苦和怀旧情绪很相近的。

唐朝诗人杜牧曾在南京留下《夜泊秦淮》的著名诗篇：“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描写诗人在一个月色迷蒙的晚上，乘船停在南京秦淮河畔，听到酒楼上传来的靡靡之音，诗人对歌女的指责，实是讽刺和鞭挞当时那些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这首诗的主题后来成了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主题，尹雪艳和国民党的某些达官贵人迁台湾后，仍不思悔改，成天寻欢作乐，他们实际是台湾的商女，作品暗示，他们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必然招致南唐李后主一样的亡国结局。

南京有很多名胜古迹，如中山陵、明孝陵、秦淮河、雨花台、燕子矶、玄武湖、无梁殿等。这些地方，白先勇小时都曾游览过，有许多都写进了他的作品。如《国葬》中写李将军在南京中山陵的检阅和他穿着锃亮的马靴走在中山陵台阶上的威武雄壮的步伐，实是得之于他少年时代对中山陵的印象。小说中李将军的身世，有他父亲白崇禧的影子，《游园惊梦》中的主人公钱夫人，则是出身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得月台的昆曲优伶。

1946年至1948年，白先勇生活在上海，曾经先后在上海多伦路、虹桥花园和毕勋路居住。

上海的童年生活对白先勇的创作有三点影响：

一、上海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是旧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战后空前繁荣，到处是车马行人，舞榭歌台，当时那些豪华的大戏院如“美琪”、“大光明”、“金城”、“南京”、“卡尔顿”等，他都去看

过。戏院门口霓虹灯闪烁，里面带票的很多是金发碧眼的白俄女子。地上的地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在“美琪”，白先勇还看到了梅兰芳和俞振飞等京剧泰斗联袂演出的《牡丹亭》，白先勇日后创作的《游园惊梦》凭吊五千年文化结晶的昆曲的衰微，即有感于此。除戏院外，当时著名的国际饭店、沙胜大厦、惠中饭店，“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他都去过。战后上海的空前繁荣，给白先勇及其作品中的人物留下了深深的怀旧情绪。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斥责台湾的童经理时就说：上海百乐门的厕所恐怕比台湾夜巴黎的舞厅还要大！他们把旧上海看做东方的乐园，有一种自豪感。

二、白先勇认识到了旧上海是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他说有一次他全家到国际饭店去吃饭，但就在楼梯拐角的阴影下，站着一个脂粉气很浓的年轻女孩子。人们都说她是野鸡——妓女，并显出很瞧不起她的神情，而这女子却躲在阴影下显得很害怕的样子。白先勇说：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很可怜她。对别人的嘲笑和蔑视，他很反感，很不舒服。他说：我由此得出结论，上海和世界其他大城市一样，可以说是天堂和地狱结合的地方，有它繁华大气派的一面，也有它阴暗的一面。它是写小说的好材料。后来他写出了妓女朱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娟娟、五宝的形象（《孤恋花》），对他们的处境和反抗表示同情和赞颂，当然不是偶然的。

三、白先勇看到了旧上海 1946 年至 1948 年间从繁荣到没落的过程。白先勇说：抗战时期上海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孤岛时期租界很繁荣，1945—1947 年上海在全国还是领头的，但到 1948 年就不行了，先是经济崩溃，人们拿着一麻包一麻包的纸币去只买到一点点东西，接着是学生上街闹学潮，下来是淮海战役……我看到了上海由盛而衰的情形，印象不可磨灭。白先勇目前正在着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正是以这一历史时期南京、上海的变迁为背景的。

1949 年，由于国内局势紧张，白先勇到了香港，在香港九龙塘小学和喇萨书院念了两年书，但这段生活对他的创作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对他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台湾。1951 年，他到了台湾，先在建国中学念书，毕业后，由于想报效祖国，建设三峡水利工程，被推荐入台南成功水学院；后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改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台湾时期的生活，对白先勇的创作影响较大的有：一、他的中学时代的国文教师李雅韵，是个古代诗词修养极佳的老师，这对白先勇的古代文学的陶冶有相当的效果；二、台大外文系的聂济安教授是一位精通西方文学的学者，是他引导他正式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冷静凝练的写作风格对白先勇一群现代青年作家都有相当的影响；三、他在台大外文系念的西洋文学和《现代文

学》的创办，使他早期的作品接近现代主义；四、由于在大陆时，桂系曾迫蒋下野，赴台后白崇禧遭到国民党某些人士的弹劾，基本上失了人身的自由，这给白先勇的家庭和创作都投下了阴影。

1962年，白先勇在外岛当兵一年后，赴美留学，入爱荷华大学创作班学习，毕业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担任中国文学课程的教授，一直至今。

美国生活对白先勇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在他出国前后，父母相继逝去，使他极度的伤感。他说：“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黄庭坚的词‘去年十年，志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这种伤感情绪，在他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都有明显的流露。二、在美国，他有机会阅读大量在台湾看不到的中国书籍：“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在美国阅读的大量中国历史和文学书籍，使他的早期的现代主义道路，慢慢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因素在创作中明显加强。三、在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文学的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小说叙事观点的运用，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

综合以上所述，白先勇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至少有三方面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由于家庭的关系，他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他所熟悉的与他的家庭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附属这个上层社会的各种小人物，其中包括国民党的将军、中级军官、富豪、商人、将军夫人、经理、舞女、交际花、士兵、佣人、妓女等。

二、由于童年时代的动荡不安的生活，因肺病而产生的孤独感和忧郁情绪、父母的逝世、在美国因中西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认同危机，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美国工业社会产生的疏离感和孤独感等等，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感伤色彩。

三、由于在少年时代，他就阅读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在台湾的大学时代，白先勇开始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学的教育，而到美国后，他又反过来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许多五四以来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就为他的创作道路从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最后走向两者融合的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